重磅

我小说中的彭玉麟恋情属于艺术虚构

■王若柏



最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历史小说《雪帅彭玉麟》，有读者发来信息问我：“书中彭玉麟的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

有文学常识的人都明白，小说这种文体是可以虚构的。历史小说是小说中的一类，但有其特殊性，既要求尊重历史，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要求有史实依据。但次要人物与事件是可以虚构的，用著名历史小说家唐浩明的话说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李自成》《张居正》《曾国藩》中的故事情节都是“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我的《雪帅彭玉麟》中的故事大多有史实依据,但也有凭想象构思的，其中彭玉麟的恋情故事就是如此。

必须说明一下，小说中关于彭玉麟情爱的描写，是一种主观色彩极浓的想象，不等于真正的史实。准确地说，我写彭玉麟的恋情只能靠艺术虚构。

在我的小说中，有关彭玉麟的恋情是这样的：十六岁的彭玉麟回到衡州后，时常思念远在安徽的竹宾姨。当外婆和竹宾姨十二年后来到了衡州与玉麟一家团聚后，玉麟与竹宾姨这对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青春少年，几乎忘记了彼此的身份。他们眉目传情，甚至相约在外玩耍，竹宾姨精神状态为之一变。

王夫人很快觉察了他们的彼此爱慕。她一面加以阻止，一面请人为竹宾做媒。彭玉麟知道后去问竹宾，竹宾预感他们不可能像正常的少男少女那样去谈婚论嫁的。也想过私奔。但两人都觉得如果私奔，玉麒已出外做生意，那家里就剩下八十多岁的外婆和六十多岁的母亲，那么对亲人太残酷了，他们不忍为之。如果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那将是惊世骇俗的事件，一家人就会生活在痛苦与尴尬中，也会永远生活在世人的白眼和指指戳戳之中。于是他们选择了放弃恋情，选择了痛苦的分离……

于是他们就匆匆嫁娶，开始含泪离别。在离别之前，也装做出理性的恣态，好像真是姨甥一样，连外婆和母亲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了……接下去就如实地写他们的爱情悲剧。这样写，是不是影响了彭玉麟的形象？我认为没有。

第一，竹宾并不是彭玉麟的真正的“小姨”，玉麟也不是竹宾真正的外甥，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并没有乱来，更没有结婚，纯是一段恋情，是一种美好纯洁的感情。

第二，他们为了不使亲人为难，为了不使亲人孤独地生活，他们选择了痛苦的分离。这正是体现了他们善良的人性和思想境界的高尚。

第三，这样写，说明彭玉麟心里始终惦念着一个女人，既是理性的又是有情的。如果写他不爱任何女性，是违背人性真实的。

第四，彭玉麟的恋情，只是他人生一个小小插曲，即使写得不成功，也不会影响他人生的主旋律。

总之，要把史实和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区分开来，生活中的故事不等于小说中的故事。史实是生活中曾确实发生过的故事，小说中的故事有可能是生活中故事，更有可能是作者想象出来的故事。两者是有区别的。小说中的故事可能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难以分辨，也无须分辨，更不要去对号入座。如果过分认真，或者非要去一一坐实，那就有些过了。

如果研究三国的史实，就该去读《三国志》；如欣赏传奇的文学，顺便了解一点三国历史，就读《三国演义》。如果想考证彭玉麟人生，去读《彭玉麟评传》才对（可惜此书似乎还没有产生）。如果只想大致了解下彭玉麟传奇的一生和他主要的精神特质，就去读一读小说《雪帅彭玉麟》吧，或许您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人生第二次》：千帆过尽，不惧重来

■李颖

5月19日，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正式开播。这部纪录片延续第一部作品《人生第一次》的选题宗旨，聚焦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讲述生命长河中的悲欢离合与波澜不惊。不少网友评价在他人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收获了继续前进的温暖与力量。

两年前播出的《人生第一次》像是一曲乐章，“出生”“上学”“结婚”“养老”等12个片段就是12个曲调各异的小结，或高亢激昂、或忧郁低沉，在迂回转折中展现着千万中国人在这个时代下的人生。这些“第一次”大概是遇见与尝试，是在懵懂与未知中探索全新的世界。

与之不同的是，《人生第二次》是意外来临时的跌跌撞撞，是千帆过尽后的重振旗鼓，是跳出舒适圈后的柳暗花明。它用八集八个字，两两对应的方式，尝试讲述着中国人情感深处的爱与怕。“圆”与“缺”，关乎骨肉亲情的分离和重逢；“纳”与“拒”，讨论身体的缺陷和容貌的焦虑；“是”与“非”，聚焦司法领域，记录出狱后的二次人生；“破”与“立”，则对准了新时代女性，呈现她们对婚姻和事业的二次选择。这些人的可敬之处在敢于和生活的惨淡抗争、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接踵而至的挑战中依旧保持对生活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

作为一部人文纪实纪录片，《人生第二次》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主题的生动鲜活和人物情感的真实表达。在第一集《圆》中，被拐18年的男子卫卓首次与父母相认的场景令人动容，一家人团圆后街坊邻居的笑容里也流露出失而复得的喜悦，这些细节的捕捉极具感染力。

除此之外，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和呈现方式也很有特色。在《圆》的故事中，三重视角的转换提升了故事的具体性和丰富性，这种冷静直白的客观叙事不需任何华丽镜头的修饰，就已经帮观众树立了对一件事乃至一个话题的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段”章取“议”

1.艺术要明道若味、虚以成韵，相生相道、笔情墨趣，偏而得中、去俗存雅。一字一世界，一笔一精神。需要用国学的知识去辨析、用哲学的思维去解读、用美学的境界去审视、用文学的理念去幽默。

—— 余庭良 说

2. 我喜欢在小说里呈现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但不做判断。这就像诗人在一首诗里只用白描而不试图教化。即便有时我产生一点这样的念头，也会摁下去。小说需要读者来判断，按照自己对文学的认识解读，说不太一样的读后感受。就像一首诗读完只有一个感受，会觉得它没产生歧义的美，小说也是如此。

——海饼干 说

主打

写作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刘文艳



时常觉着，离文字的距离那么近，又那么远！

没坚持写作已有好一阵子，这似乎背离了年前制定的写作目标。暇时望着圈内文友佳作频发，常常羡慕不已。与此同时，心灵的笔尖仿佛也不时的跳动着。

建雄大哥供职一线省直机关，工作紧要繁忙，然公众号铁定一周一更。因执着与坚持，如今文字已遍及全国各类纸媒报刊。定安先生要职在身、重担在肩，依然利用会上、车上种种空闲码出意蕴丰厚的文字！瑞郴老师虽年逾花甲，仍以文会友笔耕不辍，精辟美文频频不断。反观自己，虽保有一丝写作热情，却没坚持在创作的小天地里修篱种菊，实属惭愧！

对于写作，内心其实是多有矛盾的。我非语言文字类专业科班出身，常常在思考了作文某事有否意义后，继而打消写下去的念头。这大致源于个人思虑过重的缘故。我常想，人们对许多司空见惯的事物，英雄所见皆略同，再老生常谈便没了意义。对于个人生活、工作、情感等领域的感悟，又常不自信的觉着读者并不感趣，于是写作的意念也因此阻断。一来二去，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素材未及见光便被扼杀在思想的摇篮中。加之琐碎扰心，于是索性也就搁了笔。

时光辗转，我们经历的世事终将释怀，发自肺腑的热爱却独难忘却。近来衡山成立作协，协同建红、雪芬姐等在筹备会务工作的同时，血液里的写作因子再次被唤醒，于是写什么这个问题再次萦绕心间。冥想之际，遽然忆起去岁拜访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先生和省散文学会梁瑞郴会长时，前辈们曾同我分享过的一段话。对于我困惑已久的写作什么与有否意义这个问题，梁老师热情鼓励并回应：“许多作家写作初期都是从写自己开始，写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写自己观人生、观社会、观世事，这已是一个写之不尽的话题。关于所写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存在即价值。”

可见，每一位写作者在创作初期都曾有过类似疑惑。那些能坚持创作并在创作领域有所深耕之人，在于他们能挣脱思想的束缚、跳出思维的牢笼，开诚布公地将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

置身二十一世纪这样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写作者的心理素质无疑也将经受住更大的考验。在拥有了敏锐观察力、深邃洞悉力和深厚文字功底的前提下，还应拥有一颗平常心。这颗平常心要能在繁华浮躁的生活中找到一处心灵栖息地，建构起个人读书写作的精神家园；要耐得住漫长岁月的风霜蹉跎，于浮沉飘零中泰然处之；还需经得起主媒和读者朋友的捧仰讽谤，在红时不骄、落时不卑。唯其不在意，才能潜下心来用心创作。

梁实秋先生在《雅舍杂文》中谈论过写作的三个阶段，他认为：看题搔首犹疑不知如何落笔乃第一阶段；渡枯涩，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凌云此第二阶段；作文后憧割爱，明白删繁就简即为第三阶段。这看似简单、平实的语言背后，考验的是写作者的耐性与悟性。能否倾心尝试、专注、探索写作这件事，便决定了写作的造诣是否深厚。

写作，并非竞技场上的短时赛跑，它是岁月长河中一场漫长的修行。与平常之心同在，与宁静之心同行，方能在这条道路上行之愈坚，行之愈远。